山河追寻

腊子口：向险求胜闯生路

■本报记者 宋 雯 高采薇 摄影报道

一场淅沥的秋雨过后，碧空如洗。崇山峻岭间，林木苍翠似玉。记者沿着当年红军北上的路线，从甘肃省迭部县高吉村启程，经茨日那，过腊子口，抵达岷山脚下的哈达铺。一路山峦重叠、沟深谷窄，90多年前红军留下的脚印，穿越尘封的岁月，清晰浮现在眼前。

群山环抱中的高吉村宁静祥和，一座藏式小楼在夕阳余晖中静立。1935年9月12日，中共中央在这座小楼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，史称“俄界会议”。会议作出《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》，毫不动摇地坚持北上方针，引领红军沿着正确方向前进。

在老红军宝它之子刀吉的家中，刀吉郑重地取出父亲珍藏的红军证，向记者讲述往事。当年年仅17岁的宝它随军行至白龙江畔，渡江时因伤落水，最终与队伍失散，落脚迭部。刀吉说，父亲告诉他，红军刚来这里时，乡亲们都躲进了林子，可看到官兵不动百姓一针一线，大家又悄悄下山，把家里不多的青稞、洋芋硬塞给这些年轻的“娃娃”。

如今，一条柏油公路顺着达拉沟蜿蜒伸展，将这座村寨和外部世界紧紧相连。依托红色资源和生态农业，村民的生活蒸蒸日上。“当年红军走过的山道被草盖住了。”刀吉指向北方连绵的群山，“可方向没变，向北的路，一辈辈人都记得。”

沿着达拉河下行翻过几座山，就是茨日那村。藏式院落依山层叠，一座百年木楼立在村寨深处。1935年9月14日，红军进驻该村，村民格让将自家宅院腾给红军住，住在二层阁楼的正是毛泽东同志。油灯彻夜不熄，一道道作战命令发向前线。

旧居第三代守护人桑洁告诉记者，当年红军留下的一件旧军服、一把雨伞和一只没有背带的药箱，被家人代代珍藏。如今，这座百年木楼已是远近闻名的红色研学点，前来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。

站在小楼二层，顺着桑洁手指的方向凭栏眺望，远山层叠处便是腊子口。

腊子口绝壁耸立，两山夹峙，隘口窄得像是被刀所劈。峡谷中河水湍急，撞在岩石上发出沉闷的声响。1935年9月16日至17日，红军先头部队红四团在此打响腊子口战役。被战友称为“云贵川”的苗族小战士，借助一根绑了铁钩的竹竿，攀上了连飞鸟都难落脚的崖壁。随后，他将绳子甩下，后面的官兵拽着绳子，依次爬上崖顶。

“一个甚至连确切名字都没有留下的少年，成了这里最让人难忘的人。”腊子口战役纪念馆讲解员的激光笔，落在沙盘中的崖壁上。参观者听到这段历史，无不为之动容。对于武警甘南支队迭部中队官兵而言，这面绝壁上发生过的故事，是入营学习的第一课。新兵下队、干部到任，都要到纪念碑前献一束花，聆听那段血与火的战斗故事。

过了腊子口，峡谷渐开，山路变宽。行至岷山脚下，便是哈达铺。90多年前，疲惫不堪的红军官兵在这里吃上了饱饭，换上了新装。比粮食更金贵的，是几张旧报纸上的消息——陕北有红军和根据地！这消息像一道光，让一直在苦苦寻找落脚点的红军，看清了前行方向。

光阴流转，当年不足1万人的哈达铺小镇，如今已成为繁华的陇南重镇。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发亮，两旁商铺林立，中药材的馥郁、新鲜出炉的锅盔麦香混合在一起，加上天南地北游客的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红色资源带动当地中药材种植、特色食品加工和乡村旅游业蓬勃发展。在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，记者看到，曾刊载陕北红军消息的《大公报》（复制件）被陈列在显要位置，吸引了很多参观者的目光。

腊子口绝壁上，灌木枯了又荣。那支1935年在此征战的红军队伍早已离去，但他们的脚印并未消失——它们藏在讲解员的深情讲述里，藏在桑洁一家三代守护红色旧居的无声承诺里，藏在年轻一代官兵凝望绝壁的炯炯目光里……











图①：武警战士为哈达铺小学学生讲授长征微课。

图②：哈达铺红军街。

图③：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举行主题教育签名活动。 于首帅摄

图④：武警甘南支队迭部中队党员在腊子口战役纪念碑前重温入党誓词。 许 岩摄

图⑤：游客在腊子口战役纪念馆参观。

版式设计：王云苗



碉堡弹痕映照红军精神

■马鑫昭 本报记者 宋 雯 高采薇 摄影报道

红色印记

驱车来到甘肃省迭部县，公路沿河谷蜿蜒前行，两侧山壁如刀劈斧削、隔河对峙，湍急的腊子河在谷底奔涌。行至腊子口，一座木桥横跨河面，连接着沿河公路与对岸的腊子口战役遗址。走近遗址，一座石砌碉堡紧贴崖壁而建，斑驳石块上弹痕深嵌（左图）。

腊子口，藏语意为“险绝的山道峡口”。当地民谣曾这样唱道：“人过腊子口，像过老虎口。”1935年9月中旬，红军抵达此地时，国民党守军依托天险，在桥头和山腰关键位置修筑碉堡，架设重机枪，构成严密火力网，妄图将红军彻底困死在腊子口峡谷。

面对碉堡内机枪喷吐的密集弹雨，红军正面进攻部队数次冲锋均被压制。危急关头，红四团指挥员定下奇策：以持续猛烈的正面佯攻吸引住碉堡内敌军火力；同时，派出身手敏捷的苗族小战士“云贵川”，攀上近乎垂直的东侧悬崖峭壁。成功登顶后，“云贵川”将随身携带的长绳抛下，接应后续官兵攀上崖顶。拂晓，崖上官兵迂回从碉堡后方发起突袭，配合正面进攻部队战斗。通过上下夹击，红四团最终摧毁了敌军防线，打开了北上陕甘的生命通道。

岁月流转，硝烟早已散去。作为腊子口战役遗址的重要留存物，这里吸引着很多参观者前来瞻仰。敌军原本用于阻拦红军脚步的碉堡，最终成为留存于天险的红色印记，无声讲述着红军不畏牺牲、向险求胜的精神，激励后来者走好新的长征路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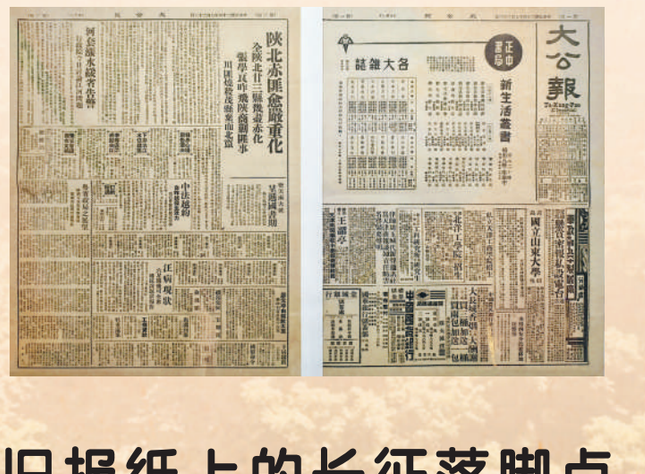
文物见证

哈达铺红军长征纪念馆的展柜里，陈列着几份报纸复制品。当年，正是这样几份薄薄的新闻纸，为党中央确定红军长征落脚点提供了重要信息。

1935年9月，历经雪山草地的严酷考验和连续征战，中央红军抵达哈达铺。这个陇南小镇，以淳朴的民风和相对充裕的物资，热情接纳了这支疲惫不堪的队伍，红军官兵得以短暂休整。

然而，萦绕在红军官兵心头最紧迫的问题仍未解决：部队最终走向何方？长征的落脚点究竟在哪里？

一天，侦察连官兵搜集的包括《大公报》在内的几份旧报纸，被送到毛泽东同志手中。版面上，关于陕北的报道引起了他的关注。毛泽东立即将报纸分给其他领导人翻阅。看到有关红军的消息，大家极为兴奋，认为应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放在陕北。



旧报纸上的长征落脚点

■尚新云 本报记者 高采薇 摄影报道

几天后，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，作出了向陕北进发的战略决策。杨成武在《突破腊子口与哈达铺整编》一文中写道：毛泽东曾诙谐地说，感谢国民党的报纸，给我们提供了陕北红军比较详细的消息，那里不但有刘志丹的红军，还有徐海东的红军，还有根据地！我们要抗日，首先要到陕北去。同志们，胜利前进吧，到陕北只有七八百里了。那里就是我们的目的地，就是我们的抗日前进阵地！

上图：1935年出版的载有陕北红军消息的《大公报》（复制件）。